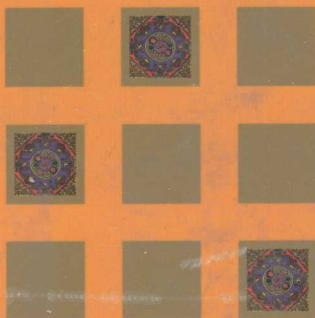


古籍整理出版的宏偉工程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從《四庫全書》到《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是經國家新聞出版署和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批准的國家重點出版項目。

《續修四庫全書》從一九九四年初開始策劃，到二〇〇二年三月完成全部一八〇〇冊的編纂出版工作，歷時整整八年。

從《四庫全書》到《續修四庫全書》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清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一七七二年二月七日），乾隆皇帝弘曆詔令各省徵集歷代及本朝圖書。翌年二月，《四庫全書》館在京城設立，紀曉嵐等任總纂官，各學科領域的學者三六〇人參加，歷時十年，至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第一套《全書》繕竣，貯藏于北京紫禁城內的文淵閣。到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又有六套《全書》相繼繕竣，分貯于奉天（今瀋陽市）故宮內的文溯閣、京郊圓明園內的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內的文津閣、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杭州聖因寺的文瀾閣。二百多年來，《四庫全書》雖經戰亂損毀，但仍有四套現分藏于北京、蘭州、杭州和臺北。

《四庫全書》沿用唐代「四庫書」的名稱，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因此，又因彙集了乾隆以前歷朝歷代的重要著述，基本涵括了到那時為止各學科領域、各學術流派的優秀典籍，故而又加上一個「全」字。《四庫全書》收錄的書籍，據史學家陳垣于一九二二年對文津閣本所作的統計，共三四六二種，三六三〇四冊，成為當時中國歷史

乃至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百科性叢書。

《四庫全書》在乾隆年間問世，是有其特有的歷史背景的。清王朝入關以後，經過一百多年的恢復和發展，迨乾隆中期，經濟呈現繁榮，政局相對穩定。清初的幾代君主都重視學習並利用漢族的傳統文化，在實行科舉取士、提倡尊孔讀經的同時，倡導編纂、注釋經書古籍，除了出版一批所謂「御注」、「御纂」、「欽定」的圖書外，還編輯了我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類書《古今圖書集成》，積累了豐富的整理、注釋、編纂古籍的經驗。另外，清代殘酷的「文字獄」，使學者們不敢輕發議論、著書立說，把精力集中到整理古書上面，形成了埋頭考據的「乾嘉學派」，客觀上儲備了大批擅長訓詁、校勘、輯錄佚文的人才。

乾隆帝修書的目的，一方面是認為在完成「十全武功」後，纂修一部前所未有的大書，就可以顯示清朝不僅是以武力統一全國的，而且是超越漢唐的「稽古右文」的太平盛世；另一方面，以探訪遺籍、開館修書為借口，對全國書籍作一次全面、徹底的審查、評論和總結，把所謂「悖逆」、「違礙」的書籍或全部銷毀，或部分「刪改抽撤」，通過對所進呈的圖書進行篩選和「净化」，形成「欽定」的範本《四庫全書》，以此作為思想武器，「正人心而厚風俗」，維繫封建統治的秩序。《四庫全書》中，凡被認為對金、元及清人有詆毀處（如稱虜、賊、夷狄、犬戎等），多加改竄或刪除。正是由於這種「寓禁于徵」的思想和行為，加上編纂者的學術偏見，使一些在當時條件下應該選錄的有價值的著作沒有人選，造成了這部大書的無可彌補的缺憾。

清嘉慶初，時任浙江巡撫的阮元利用職務之便，在江南陸續採購《四庫》未收書一七〇多種，向朝廷進呈，並撰寫《四庫未收書提要》。這可以說是乾隆以後對《四庫全書》擬加補修的開端。

《四庫全書》編成至今已逾二百年，從光緒中葉以來，數代專家學者和有識之士曾多次倡議續修《四庫全書》。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翰林院編修王懿榮上書提議「重新開館，續纂前書」；此後，章樞、喻長霖、孫同康等也都有續修之議。一九一九年，葉恭綽等赴歐洲考察回國，動議影印《四庫全書》，金梁復以為「書不易續，目則易修」，建議將「二百年來新出書籍」，「始存其目，以待後來」。二者皆因亂世未果。一九二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計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以銷售贏餘「請海內通人，選擇四庫存目及未收書，刊為續編」。一九二八年，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下屬的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擬利用日本退還的庚子賠款將續修《四庫》之事列為課題，並開始購求古書。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當時兼任東北大學校長的張學良將軍，也曾提出「擬墊私財」對《四庫全書》進行影印、增補、續修的倡議。但因其時日軍逐步侵略我國東北、華北，時局動蕩，續修之事也就逐漸停息，只有北平的一些中國學者為續修撰寫了相當一部分乾隆以後著述的提要，總算為近百年來未能實現的各種動議、各種籌劃留下來一些實績、一點見證。

續修《四庫全書》之所以必要，是因為隨着時代的發展，從乾隆中期以後至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國學術又積聚了大量極為重要的成果。清中期的「乾嘉之學」是清代學術中最具特色的，在乾隆中期參與編纂《四庫全書》的一大批學問家，如紀曉嵐、戴震、姚鼐、翁方綱、彭元瑞、任大椿、孫希旦、王念孫等，都是乾嘉學派中的重要人物，而他們的著作一種也沒有收入《全書》，這當然是由纂修體例所決定的；至於後來的王引之、段玉裁、朱駿聲、錢大昕等大家的論著，那就更是不可能再在書中出現了。清後期，尤其在鴉片戰爭（一八四〇年）以後，文化學術因受國勢陵替的刺激和西方思想的衝擊而另闢新境，新思潮層出不窮，形成所謂「新學」；加上散失海外的古籍善本回歸本土，考古發掘使竹簡帛書重見天日，秘藏民間和以稿本形式流傳的優秀著作不斷面世。以上這些數量可觀的古籍，都還來不及進行系統整理。通過編纂、出版《續修四庫全書》，既可為《四庫全書》匡謬補缺，又能繼往開來，對清代乾嘉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學術文化發展進行新的歸納總結。

續修《四庫全書》更有其現實的可行性。九十年代中期，我國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學術繁榮，已趨于空前的盛世，使續修《四庫全書》具備了最有利的社會環境。特別是黨中央、國務院非常重視和支持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要搞上百年」；同年十二月十日，國務院頒發「關於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通知」，古籍整理研究及出版事業因之得到了飛躍的發展。至九十年代，一部由文化部主持、網羅國內各藏書單位珍藏善本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成，以及在這部書目的編纂中，各圖書館的版本目錄學家對全國存世的古籍進行的全面普查，為編纂《續修四庫全書》在圖書情報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一九九四年初，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多次邀請古籍研究和版本目錄專家以及有關人士，進行醞釀比較和反覆論證，最終提出了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的方案。中國版協的此項創意和決策，得到作為主要投資方的深圳市南山區委、區政府的有力支持。上海古籍出版社是整理、出版古籍的專業出版社，八十年代末曾影印出版了文淵閣《四庫全書》，該社的加盟，使這套大書的編輯出版有了可靠的保證。

一九九四年七月四日，由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持，在北京龍泉賓館召開有關各方參加的工作會議，討論《續修四庫全書》的整體面貌與框架、收書範圍與編選原則，確定了全書的編纂出版方案。這次會議標志着《續修四庫全書》的編纂、出版工作的正式啓動。

爲了做好這項巨大的工程，成立了以原新聞出版署署長、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席宋木文爲主任，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伍杰爲常務副主任，由此項出版工程的投資方和各主要參與單位負責人組成的《續修四庫全書》工作委員會，對編纂、出版、發行、財務等工作負責統籌和協調；成立以顧廷龍、傅璇琮爲主編，古籍版本專家李致忠爲常務副主任的編纂委員會，負責全書的體例、選目、分類、徵求意見、定稿等工作；聘請張岱年、啓功、任繼愈、張政烺、程千帆、周紹良、饒宗頤、錢存訓、柳存仁、王振鵠、戴逸等二十八位著名學者爲學術顧問，提供諮詢意見；聘請有關學科的專家擔任特約編委，參與各部類的編選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專門的編輯室，先後由兩任社長李國章和王興康直接指揮，全社各有關方面全力以赴，以保證編輯、出版、印刷質量。

《續修四庫全書》的收錄範圍包括：《四庫全書》遺漏、摒棄、禁毀，或列入「存目」而確有學術價值的圖書；《四庫全書》已收而版本殘劣，有善本足可替代的書籍；乾隆中期以後至辛亥革命以前各學術門類、流派的代表性著作；四庫館臣所輕視、所不收的戲曲、小說中確具文學價值的部分；新從海外訪回而合于本書選錄條件的古籍，以及新出土的卷帙成編的竹簡帛書。《續修四庫全書》總共收書五二一三種，比《四庫全書》增加百分之五十一。在編纂、出版過程中，曾向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天津圖書館、浙江圖書館等八十二家藏書單位商借底本，每種入選圖書，均選取最佳版本影印，其中大量的宋元刻本、名家稿本，爲四庫館臣所未能獲睹者，這是繼十八世紀清朝編修《四庫全書》後，又一次在全國範圍內對中國古典文獻進行大規模的清理與彙集。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續修四庫全書》工委會、編委會和人民大會堂舉行出版座談會，隆重推出《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四十冊。它的出版，受到海內外學者和圖書館界的注目和歡迎。

八年來，經過編纂、出版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續修四庫全書》這部有史以來規模最爲龐大的百科性質的叢書勝利完成編纂出版工作。

《續修四庫全書》沿襲《四庫全書》體例，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用綠、紅、藍、赭四色裝飾封面，十六開本、精裝一八〇〇冊，分經部二六〇冊，史部六七〇冊，子部三七〇冊，集部五〇〇冊，它與《四庫全書》配套，構築起一座中華基本典籍的大型書庫，中國古代即一九一一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可大致齊備。這部巨型叢書的出版，對保存和弘揚祖國優秀傳統文化，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能編纂、出版這部巨型叢書，是我們的光榮；能生活在有條件出版這部巨型叢書的安寧昌盛的時代，則是我們的幸運。

續修四庫全書工作委員會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上海古籍出版社
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政府
二〇〇二年四月

新闻出版署文件

新出图〔1995〕14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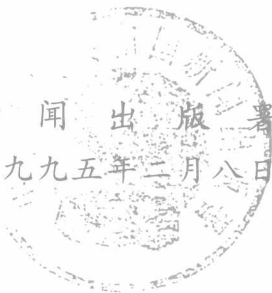
关于同意《续修四库全书》、《中国传世藏书》
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批复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海南省新闻出版局：

你会（局）来文收悉，经研究，同意《续修四库全书》和《中国传世藏书》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特此批复

新 闻 出 版 署
一九九五年二月八日



主题词：图书 规划 批复

抄报：中央宣传部

抄送：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线装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国古发〔1995〕第01号

关于编纂出版《续修四库全书》的回复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你会1994年12月26日的报告（《关于〈四库全书补编〉、〈四库全书三编〉合编改称〈续修四库全书〉的报告》）收悉。经研究，同意《续修四库全书》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立项。

1994年3月8日，国古发〔1994〕第2号文已指出，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对于保存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在《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既已展开，希望与全国学术界、出版界和图书馆界通力合作，集思广义，圆满完成编纂出版工作，为古籍整理研究事业提供有益的经验。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1995年12月22日



亞明先生大鑒：

一九九二年春全國古籍整理出

版規劃會議時，忝為古籍小組顧問，

實未能有所貢獻，至為慚惶。今者中

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席宋木文同志

等創議編纂《續修四庫全書》，此乃吾

國古典文獻整理之一大偉績，亦為改

革開放以來宏揚優秀傳統文化、促

進學術研究之重大舉措。延龍被推

舉為全書主編，雖已年逾九十，亦當奮力，

共襄盛業。吾公主持全國古籍整理

研究，德高望重，素所欽仰。今謹轉奉

出版工作者協會函件以達左右，並盼有

以指導、扶持。並望先生擔任全書總監

- 《續修四庫全書》主編顧廷龍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匡亞明的信
-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匡亞明給顧廷龍的回信

顧廷龍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

顧老廷龍先生大鑒：

惠函及所附上海古籍出版社、振華書店、上海古籍出版社、振華書店、上海古籍出版社、振華書店等又件材料，敬悉。此一出版宏偉工程，能在五年內陸續出版，其速度之快，將遠超清室朝以三代皇帝，历时數十年，方克臧事之之庫全之可比擬。現代學術科技飛速發展，無論出版速度、質量以至內容，均提供有利條件，并有宋本又顧老諸先生及大批專家學士主持或參與其事，深信在党中央、國務院關懷支持下，此宏偉工程，定能圓滿完成。至于承邀辭人任全、總纂纂一事，尤當感激。但因最近連續兩次大病之後，伴腦虛弱，實難勝任。為多此順利開展計，謹此另請高明，感甚。幸甚！此工作上部人能服多者，宜多盡力為之。关于《續修四庫全書》在規劃小組成立後，已由各傳璇璣秘書就近在京辦理。顧老為臨時在隆冬，萬請顧老勿勞未寧。實不敢多。至是。不一。

春多愉快！萬事如意！

夏五明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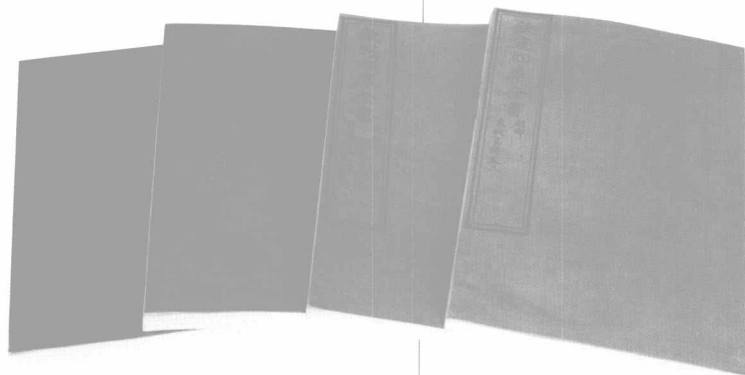
續

修四庫全書》是經新聞出版署和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批准的國家重點出版項目。

《續修四庫全書》工作委員會由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席宋木文(現任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名譽主席)任主任。《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由顧廷龍(著名版本目錄專家)、傅璇琮(著名歷史學家、古籍整理研究專家)任主編。直接參加此項工程的全國各地專家100餘人,參與選目討論的專家為數更多。



《續修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清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

即公元1772年2月7日，乾

隆皇帝弘曆詔令各省徵集

歷代及本朝圖書。翌年二月，《四庫全書》館在京城設立，組織當時在各學科領域著名學者參加，如總纂官有紀昀等，總閱官有莊存與等，纂修官有戴震、邵晉涵、翁方綱、周永年、姚鼐等，分校官有金榜、王念孫等；前後任命正、副總裁以下的官員360人，連同抄寫人員總計4186人。



戴震



乾隆帝



紀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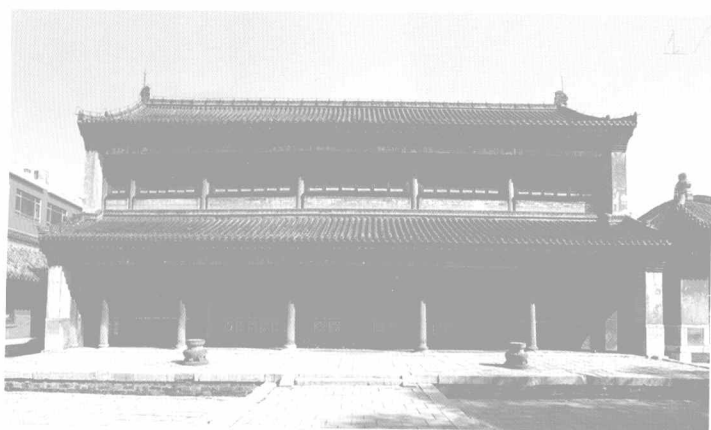
王念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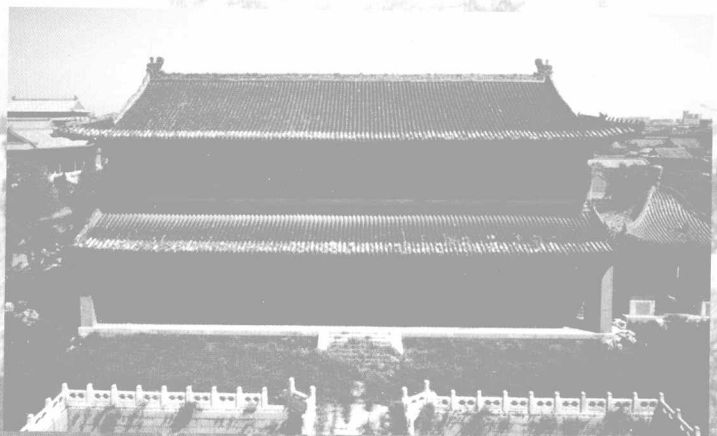
天一閣



文淵閣



文匯閣



文瀾閣

歷

時十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第一套《全書》繕竣，貯藏于北京紫禁城內的文淵閣。乾隆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年，第二、三、四套《全書》相繼告竣，分貯于奉天(今瀋陽市)故宮內的文溯閣、京郊圓明園內的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內的文津閣。這就是所謂的“北四閣《四庫全書》”。乾隆四十七年，乾隆帝又諭令續抄三套《全書》，分藏于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杭州聖因寺的文瀾閣，此三套歷時七年，于乾隆五十二年完成，被稱為“南三閣《四庫全書》”。二百多年來，雖歷經戰亂，尚有四套(現分藏在北京、蘭州、杭州、臺北)完好無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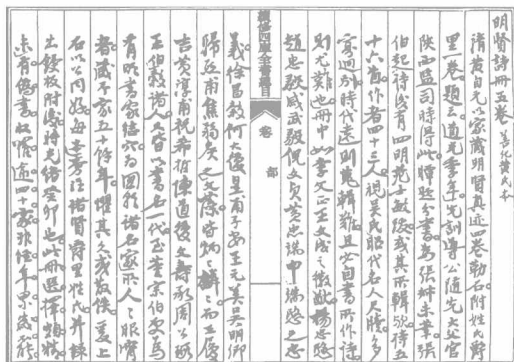


文津閣

《四庫全書》編成至今已逾二百年，從光緒中葉以來，數代專家學者和有識之士曾多次倡議續修《四庫全書》。清光緒十五年(1889)，翰林院編修王懿榮上書提議“重新開館，續纂前書”。192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計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擬以銷售贏餘“請海內通人，選擇四庫存目及未收書，刊為續編”。1928年，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下屬的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擬利用日本退還的庚子賠款將續修《四庫》之事列為課題，並開始購求古書。同年12月15日，當時兼任東北大學校長的張學良將軍，也曾提出“擬墊私財”對《四庫全書》進行影印、增補、續修的建議。



張元濟



1942年所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影

RECEIVING

中國電報局

JOURNAL NO.

OFFICE

一九二八年張學良為續修《四庫全書》所發電報

南京各院長、省政府、各大學校長、各大圖書館、各報館并轉：

李石曾(煜瀛)先生、馬寅初(叙倫)先生、吳稚暉(敬恒)先生、胡適之(適)先生、嚴範孫(修)先生、梁任公(啟超)先生、傅沅叔(增湘)先生、鮑鑑：竊謂立國有史，傳世在書，大而政教，精若藝術，共出一源，散見群籍。國之文野，史之長短，觀置書可考知也。

古代文明，發源五地，我國居一，其四俱亡。良以軒項而隴，代有作述，載籍極博，文獻足徵；保守之勤，整理之善，傳讀之便，亦足紀焉。近世學者，多重考古，潮流東注，普此舊邦。長短之策，下行之文，流布海外，競相珍貴。然而我有和璞，彼拾磁硤，瓶之罄矣，緊誰之耻？

曩在盛清，修書開館，囊括古今，襲別真偽，類為四庫，度以七邸。惟我奉天，額曰「文溯」，換世閱變，靈光歸然，石渠天祿，遜此美富；所惜地處偏隅，書類孤本，雖蘊公心，難快衆目。學良等為發宏願，擬墊私財，就茲巨編，影以新法，售取廉值，成限期短，更有進者，聞書創始，美猶有憾，搜求未遍，忌諱過深，秉筆諸儒，奔取亦刻，漏略不免，宜亟補苴；又況乾隆距今，時亦百載，家富珠璧，均盛棗梨，或闡古義，或拓新知。冰水青藍，后出更勝，不有廣續，曷集大成？加以魚亥之訛，古籍多有，校讎之學，時廣益精，廣參衆本，旁稽番文，別成劄記，關於書後，凡此三事，急待并舉。會當搜書岩壁，巨擘儒林舊學，商量拾遺訂綴，資借群力，發揚國光。

現值邦基奠固，治理清明，投戈講藝，薄海同企。伏望鉅公長德，碩彥鴻儒，登高齊呼，襄茲盛業，徐哲來學，實共嘉賴，金玉是錫，瞻焉竚勞。

張學良 楊宇霆 翟文選



20 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學術繁榮，使續修《四庫全書》具備了最有利的社會環境。1994年7月4日，由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持，在北京龍泉賓館召開有關各方參加的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標志着《續修四庫全書》的編纂、出版工作的正式啓動。

●1994年9月，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席、《續修四庫全書》工委會主任宋木文（右）、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續修四庫全書》工委會副主任伍杰（左）在北京龍泉賓館工作會議上。

●1994年9月，《續修四庫全書》工委會主任宋木文（左）和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續修四庫全書》主編顧廷龍先生在工委會上

●1996年6月18日在北京召開《續修四庫全書》工委會工作會議

●2002年3月22日，《續修四庫全書》工委會在深圳召開工作會議

1995.11.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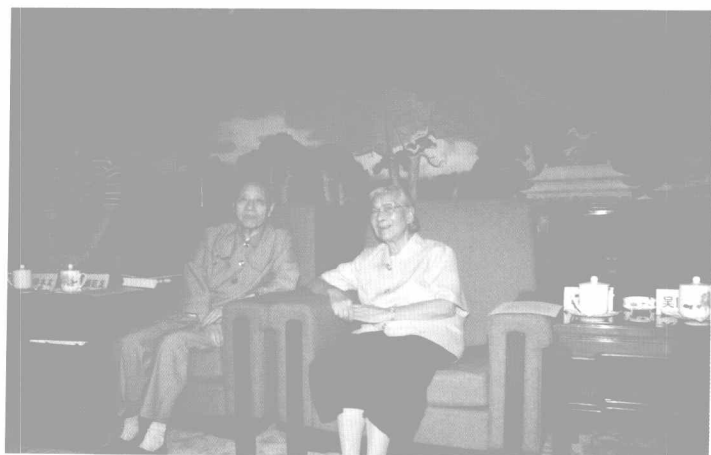


●1995年11月在天津召開的
《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編纂工
作總結會

●1996年2月《續修四庫全
書·史部》選目專家定稿會

●《續修四庫全書》主編顧廷
龍（左）、傅璇琮（右）

1 995年8月24日，《續修四庫全書》工委會、編委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出版座談會。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40冊。



●1995年8月24日《續修四庫全書》出版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

●1995年8月24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吳階平（右）在《續修四庫全書》出版座談會上發言

●1995年8月24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雷潔瓊（右）在《續修四庫全書》出版座談會上